

川从山中来

■李童

几个小伙子，哦，不，还有小姑娘，他们干脆扔了书包，脱掉鞋子，挽起裤腿，顺着桥边的石阶飞奔而下，一脚踏进及踝的流水里。他们屁股朝天，两只手快速伸向水中，结果却扑了一场空。我想，这下孩子们要失望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愈发兴奋，连同在桥上观望的孩子，上下起哄，成串的水珠抛向空中，在阳光的映照下变得五光十色。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甚至感到有些时空错乱，河流里嬉笑打闹的记忆似乎仅仅停留在儿时。没想到，这条景色不算秀美的河流带给了沟里的孩子们最原始的快乐。

这北川河是有思想的，冬长无夏春秋相连的气候，黄土遍布沟壑纵横的地形，锁住了孩子们脚步。她却选择在每年这个时候与孩子们见面，像是在赴一场童年的约会，又似乎在默默慰藉着中心工作的父母——因无法给予孩子多彩的童年无奈而愧疚的心。北川河一定是在与孩子们嬉笑玩耍的时候幻化成了孩子，在与大人们擦肩而过时变成了大人，传递孩子的欢乐，慰藉大人的心灵。我想，她绝不仅仅如此，她到底是从哪里来？冥冥之中有股力量牵引着我，想去一探究竟。

在工作两年后的某个周六，我和同事沿着芦芽山的方向“逆流而上”。北川河随着地势升高变得越来越高，甚至可以换了名字称为溪了。越往上走，似乎越难找到它的踪影，她掩映在大片大片金灿灿的苜蓿地里。微风吹拂下，整齐的苜蓿从容不迫地摇曳着。我们没有气馁，北川河是新民村唯一的水源，这家伙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她穿梭于这块土地的每一条筋络，渗透进粒粒黄澄澄的粮食里，甚至村口抽卷烟的老汉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都嵌满北川河赋予的特质。老汉起身，操着一口北川河味儿的普通话，问我们是不是要去十三号。

我们摇摇头，而后，又点点头，十三号早就有所耳闻，却从未去过。要说追溯北川河的去来，那一定要寻她到芦芽山脚下，十三号恰巧也矗立在山脚不远处。老汉一路跟随，铁了心要当我们向导。我们穿过新民村，蹲坐在家门口的大爷大娘见到我们显得尤为热情：“你们是下面发卫星的吧？你们真是好啊，来了就给我们架电，修路。真是好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入驻此地，虽然中心自身条件艰苦，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更差，当年甚至连口像样的井都没有。一到夜晚，整个村子黑漆漆一片，没有接电。

中心的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给这个偏僻落后的村庄挖了井，架了电。

时光飞逝，村里的老人相继离开，壮年也变成暮年。年代更迭，但中心对他们的帮助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湮没，村民们将过去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孩子们长大后又会讲给下一代。

继续往里走，远远便看到了一排灰色建筑，那便是十三号了。这就是屹立了五十多年的老营房？蓦然，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是一座半圆柱体建筑，一排排四方窗户外静默无言却又充满力量，似乎在诉说着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故事。我走进它，能看到光束从外面向内每一间格子，能嗅到空气中浓郁厚重的霉味。再仔细往里看，在它被弃用之前，心怀留恋的工作人员刻的小字还定格在那面已经泛黄的孤寂的墙上。

我的眼前浮现出他们当年在这里伏案工作的情景。监测天气的气象人员在二层最右边屋子里为了第二天多云还是少云争得面红耳赤；白发苍苍的老工程师在一层中间的办公室里，于昏黄的煤油灯下，左手扶着断了腿的老花镜认真推算数据；精力旺盛的小伙儿为了熟练指挥口令，站在凌晨一点的山窝窝里大声“放歌”……若不是目光触及到那处拱桥，我的思绪依然飘荡在那段艰苦却荣光的岁月里。

突然想到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去找北川河的源头。刚要开口提醒同事，却一下哽住了。我们一直执念于北川河从哪里来，却又好像不是在真正追溯北川河。作为这个发射中心的新人，我们被潜意识牵引到此处，与其说追溯一条河流，不如说是在熟悉亲近脚下这片土地。

我依然觉得这北川河是有思想的，她牵引着我们来到这里，与历史对话，与前辈共鸣。无论涓涓细流还是宽阔河道，她用自我的方式携带着丰盈的历史信息滚滚向前。丰水时节作为“星光河”陪伴中心一代代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亏水时节作为地下暗流滋养土地万物，无论哪种状态，五十余年从未远离，将天南海北的航天人凝聚在这芦芽山下，继续着前辈们创下的事业。

行至芦芽山脚下，一股细流不起眼地从石缝中涌出，流向离她最近的河道。捧起一杯水洗把脸，再喝上几口，是北川河的味道。老汉说这是芦芽山给村子的馈赠，我想，这是大自然还有滚滚历史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的馈赠，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昨夜下了一场绵绵细雨，淋湿了窗外发芽的绿。早晨醒来，眼角好像残存着泪痕，昨晚梦到了母亲。她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儿子工作生活的军营，看到了步履蹒跚的队伍，听到了嘹亮的军号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她用粗糙的双手抚摸我的军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喃喃自语道：“国家给儿发的这身衣服太漂亮了！终于来到儿当兵的地方看看，娘心满意足啦。”

走出梦境，一次次回味母亲的话，心里好像扎了一根刺，隐隐的痛，无法拔出。我当兵至今已36个年头，母亲在世时，求军营看看的心愿没能实现，这是我心底最大的遗憾。

母亲十来岁时跟着父母闯关东，来到鸭绿江边一个偏僻的山村扎根安家，18岁时嫁给父亲，相依为命，土里刨食，生儿育女。母亲心灵手巧，勤劳朴实，但是没上过学不识字始终是母亲最大的缺憾，远方亲戚寄来的家信都要求人给读。我们兄弟姐妹相继出生后，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母亲都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东借西挪，含辛茹苦供养着九个儿女读书上学，个个都至少读到初中毕业。母亲心里始终守着一个念头，读书才有前途，才能改变命运，才能为国家效力。

大哥初中毕业时一心想参军，可是当时家里正急缺劳动力，劳累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盼来帮手，不赞同大哥当兵的想法。可母亲却意见相反，不仅支持，还反复做父亲的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不能太自私了，孩子是公家的，总得有人去守吧，如果谁都不去，家能够安稳吗？”做通父亲的工作后，大哥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军旅之路。

听大哥说，他当兵临走那天晚上，父母一宿没有合眼。母亲在油灯下给他缝补了几件衬衣，反复叮嘱：“到部队后一定好好干，你是公家的人了，吃国家穿国家的，国家不能白养活你，要练好真本事，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从此，在母亲的激励教诲下，大哥从战士干起，多次立功受奖，后来从正营职的岗位上转业。

现如今已经退休的大哥，每每忆起母亲对他的叮嘱，时常哽咽流泪。三哥和弟弟初中毕业后，也想去当兵。当时，家里因为缺少劳动力已经负债累累，可是母亲却说孩子长大了，让他们到部队锻炼锻炼，为国家尽点义务也应该啊！在母亲的支持下，他们也顺利地走进了军营，实现了他们的军旅梦想。

母亲性格刚毅，知轻知重，从不向困难低头，在我人生选择最关键的时刻，她依然坚守着那份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母亲的心愿

■吉君

支撑推动着我来到了军营。

我从小受到哥哥的影响熏陶，对军人无比崇敬和向往，从军的愿望如同同一粒种子默默埋进心里，渐渐萌发嫩芽。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恰逢南线边境作战正在进行，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和事迹闯进我的脑海，点燃我拂不去的激情。七月毕业季，同学们都为自己分配到理想的单位而庆贺，我也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分到了县重点高中当老师。

恰在这时，我获悉部队要选调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心里埋藏多年的军旅梦被唤醒激活。我立刻回到家里与父母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与父母坐在院子里一棵柳树下乘凉，农村的夜晚周遭静谧，空气清新，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圆月，无数星星闪烁着眼睛。我怯怯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亲叼起那支旱烟袋，唉声叹气，一脸愁容，自言自语地说：“好不容易盼到你大学毕业，能为老人挣点脸面，如今又要远走高飞了。”母亲默默不语，摇动着扇子似乎陷入了沉思。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父母的心情，家里的男孩都先后去当兵了，唯独盼我回来守在他们身边，解忧尽孝，帮助家里撑起门面做点事，可现在我又要

去部队，家里什么事情也指望不上，父母心里肯定难受，不是滋味啊。

良久，母亲放下扇子，目光坚定地对我说：“孩子长大了，读了这么多年书，既然部队需要，就让他去吧。他是公家的人，不能拴在身边啊，我们还不是这么挺过来的吗？”父亲无奈地点点头。当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泪水盈眶。母亲当时已经年过六十，体弱多病，她其实多么希望有个儿子陪伴在身边赡养照顾啊。

我怀揣着父母这份大爱回到大学校园，随后便第一个填报毕业生入伍申请书，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如愿参军入伍。来到军校不久，我所在学院八五届学员黄喜良赴前线代职参战、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事迹感染了我们的每一个学员。为此，我还创作了一首歌词《梦中思念黄喜良》，词中有几句写道：“英姿上膛，雄风灭豺狼，保家卫祖国，青春放光芒。战友啊战友，你至今战斗在何方？”

1986年7月，我毕业留校，此时又将有一批学员赴前线代职参战，我毫不犹豫地写下血书，申请到前线去，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临行前，我回家与母亲告别，并没有把去前线的实情告诉她。因为当时母亲还沉浸在父亲突然去世的悲伤痛苦之中，我再也不忍心给她添加思念和担忧了。出发前，我写好了6封家信，托留校的战友每月按时寄到家里。就这样，我怀揣悲伤、隐瞒母亲奔赴战场，在前线五个多月的战火硝烟中，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参加了两次大型战斗，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1987年春节前夕，我戴着军功章，捧着鲜花，在市民政局领导的陪同下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当我把去前线参战的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怎么也肯相信。民政局领导细说了详情，母亲用青筋暴突、瘦弱无力的双手，一遍遍抚摸着我的军功章，眼角淌出泪水，反复说：“没有伤着，回来就好。”我强忍眼泪，紧紧地抱住了母亲。

在我记忆中，母亲多次说过，等农活不忙的时候，一定去部队大院里看看四个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可是每次让她去，她都说农活忙脱不开身，其实是害怕给我们添麻烦、影响工作。就这样，母亲一次次许下的心愿，却始终没实现。等到她终于干不动农活，在家闲下来时，又突然患了脑中风，腿脚不方便，去部队看看的愿望彻底落空了，直到去世也没能了却这桩心愿。这是我心中永远的愧疚，也是永远解不开的结！

一晃，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每当我穿上军装，就想起母亲的叮嘱。清明时节，我穿上军装，带上录音机，在父母墓前播放他们始终没有听到而又特别想听到的军号声和口号声。军号声响起的那一刻，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无悔边关情

■顾丁丁

接到命令，我即将移防，还挺远的……”电话那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短短的几秒钟，对佳庆来说却好像几个世纪。

“没事，你去吧，我等你！”听到这句沉着而坚定的回答，一向刚强的许佳庆眼睛湿润了。

一夜之间，咫尺变天涯。一直对军人崇敬有加的刘爽，从与佳庆相爱的那一刻起，便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时间在分分秒秒的思念中度过，分离的愁绪时常挂在刘爽的眉头。这些自然逃不过细心母亲的眼睛。

“傻闺女，别等了，两人离得那么远，谈婚论嫁不现实。刘阿姨介绍了个邻居小伙很不错，对你也有好感，两人知根知底，周末你们见个面吧，就这么定了！”一天傍晚，突然接到母亲这番最后通牒式的“命令”，着实让刘爽内心瞬间乱了方寸。整个晚上她心乱如麻，直到一缕曙光照到床头。

“见！”她心中已经有了主张。“我早已心有所属，是个军人。”谁也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句话，刘爽将一盆冷水直接浇到了对方头上。相亲的结果可想而知。从此以后，刘妈妈再提相亲的事总会被她坚定地拒绝，自己的亲妈也没了办法。后来刘爽当面将这事当笑话一样讲给佳庆听时，佳庆亲吻着心爱女友的额头，心中涌出无限的愧疚，也更加确信刘爽就是这辈子他要找的那个人。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刘爽看来，等一等也没啥，找一个对的人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

这次得知能来部队探亲，眼就能见到日夜想念的人儿了，刘爽的心里就像灌了蜜。但她心中也曾有过很多的顾虑和疑惑，有时候通电话时他话到一半就“有事”把电话撂了，他平时在部队到底都“忙”些啥？这次正好借探亲的机会去好好考察考察这个“心上人”。怀揣着这样的心事，刘爽历经辛苦来到了部队。可是

军营纪事

绿色军营，铁血荣光

列车一路向北，直扎草原深处。刘爽的心中盈满了希冀。与他相识两年有余，虽说聚少离多，委屈、孤独、落寞以及思念向往随着年龄一起滋长，但这种日子总算就要熬到头了。

刘爽即将探望的正是她的“兵哥哥”许佳庆。

作为一名有着8年兵龄的士官，走与留的问题，一直让许佳庆内心纠结。走，他舍不得这身浸透了边关风雨与战友深情的军装；留，他放不下中年迈的父母和萦绕心间的那个她。

说起两人的相识，很是充满戏剧性。虽然只是一瞬，却足以让人回味一生。

那是2017年春天，假期将满的许佳庆归队之前决定为父母买套保暖内衣，结果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匆忙之中竟然多出了一套。“内衣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再搭上一套人家这不是赔本了吗！”于是他赶快通过购物名片加微信的方式，发送红包把钱补上，而当时的售货员正是刘爽。没想到，这误打误撞的一个红包，让两颗年轻的心碰出了火花。两人的故事便从此拉开了序幕。

佳庆的举动触动了刘爽那丝绵柔的心弦，孩提时姥爷讲述的军营故事，情不自禁地跳入她的脑海。爱的种子一旦植入倾慕与信任的沃土，便萌生出甜蜜与执手的嫩芽。那时刘爽的单位离许佳庆部队驻地比较近，节假日，他们忙里偷闲总能见上一面，互诉衷肠。可是甜蜜的日子没过多久，佳庆所在的部队突然要奉命移防到千里之外。爱情之花正含苞待放，却要承受分离之苦。面对将来的两地分居，刘爽会不会知难而退？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思与煎熬，临走之前，佳庆终于鼓起勇气给刘爽打了个电话：“爽，

征文启事

青春是奋斗最美丽的底色，奋斗是青春最无悔的选择。在强军征程上，新一代军人不负韶华、建功军营，奏响一曲激昂的乐章，留下一行行坚实的足迹，他们奋斗的青春是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着眼记录强军实践、抒写军旅情怀，本报长征副刊即日起举办“奋斗·青春”文学征文活动，欢迎广大读者拿起手中的笔，以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也可采取训练日记、微信家书、军旅格言等形式，记录你和你的战友在强军路上逐梦青春、成长奋进的感人事迹、壮志情怀和心路历程。来稿请投czfk81@126.com。优秀作品将在《解放军报》刊发，并集结出版。

我和她第一次相遇是在军校刚毕业的夏末。沟里的夏天极为短暂，这是她一年中最活跃的一段日子。暮夏时节，上游道窄水急，下游水浅见底。秋冬之际，滩干水浅，河床干涸，遍布泥沙。我们中心位于北川河的下游，沟里人在有水的季节称她为“星光河”，却鲜有人知，她的真实名字叫“北川”。

隔着那条连接外界的柏油马路，远远便听到她的啼哭声，大抵是刚刚下了一场雨。傍晚的阳光夹着一丝清凉跳跃在星光桥上，折射出天蓝色的光，映在每一个从这里经过的孩子的眼眸里，这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

突然，不知是哪个孩子先敞开了嗓子，“看，鱼！鱼！”不一会儿，桥上的孩子站成一排，他们兴奋地垂着脑袋，弓着身子，扒着栏杆，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似乎眼里长了个钩子，势必能把鱼儿钓上来。河里的鱼有一尺见长，密密麻麻，有的三五成群徘徊在漩涡里，有的单枪匹马逆流而上，企图“鲤鱼跃龙门”。调皮胆大的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雪线

■顾中华

即使是初夏 边防线上亦有雪花
雪花 纷纷扬扬
我一遍遍阅读 朗诵
落在界碑旁边的每一片
都是一句边塞诗
关山正飞雪 大雪满弓刀
燕山雪花大如席
青海长云暗雪山
韵脚铿锵 漫山遍野

一场大雪过后 边关盛满星光
我和这个季节 这座大山的情谊
又深厚了一层

燕尾帽

■朱海兰

这一顶温暖神奇的护士帽
每时每刻 都在开启新生的眼睛
每日每夜 都在抚平伤痛
燕尾帽下灿烂的微笑
冲淡了多少患者的痛苦

这一袭淡雅的纯白
是寒来暑往在病房巡查的脚步
这一剪燕尾的风情
让病人安宁 让病痛却步
这一剪燕尾的风情
驱逐黑暗 融化冰雪
扬起无数生命的帆帆
这温暖的燕尾帽
就是一个名字
读起来永远美丽温馨



向阳花开

(中国画)

老海作

长征

第4846期